

## 警匪 AU 只有战损没有逻辑，没有人物形象

做了很多年的警察，杨立仁对于审讯这种事情再清楚不过了。他甚至就在审讯室亲自审讯过他的弟弟，那时候杨立青坐在对面的椅子上对他怒目而视，眼角眉梢都是戾气。那时候他们兄弟间怨气正盛，杨立仁满心的鄙夷，可他没对杨立青动手——杨立青是流氓混混，他不是。

不管是出于骄傲还是不屑还是其他原因，杨立仁的确是人民警察中非常规矩的那一类。楚材曾经评价杨立仁说“他的良心又大又圆”，不适合做这行——当然，那是他被举报暴力执法后引咎辞职之前的事情了。尽管杨立仁后来的顶头上司瞿恩和他曾经的顶头上司楚材一度势不两立，但他们两个对杨立仁的评价倒是出奇一致。瞿恩说杨立仁“嘴硬心软，趁早不要做这行”——他说这话的时候杨立仁喝多了酒，整个人云里雾里的，不知道瞿恩是不是在开玩笑。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放在平时，杨立仁很少想到这些。但现在他正被两三个人按着，脊背上还踩了一只脚，他不得不想点别的。后背上湿乎乎的，先前的伤口缓慢地渗血，疼痛倒是不剧烈，可能是失血太多，感官都麻木了。

杨立仁当然懂审讯学，可惜周世农也懂。他还想多昏沉一会儿，可周世农手底下的马仔不遂他的愿，他被劈头盖脸地泼了一身水，揪着头发拎起来，按在桌子上。

桌子上有干涸的血迹、黏腻的油污和其他杨立仁一点都不想知道的污渍。杨立仁委顿在桌上，满心嫌恶——要是让他做刑讯逼供，他起码会选一个干净些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屠宰场一样的小仓库。

当杨立仁被翻过身子，头脸盖上毛巾的时候，他连嫌恶的心力都失去了。冷水劈头盖脸地灌进杨立仁的口鼻，在他试图争取氧气时呛进他的气管和肺泡。杨立仁想挣扎，可四肢都被按紧了，无论如何动弹不得。

生死就只隔着这么一层。杨立仁一度以为自己不会害怕什么——为了瞿恩说的正义和他考取警校时相信的东西，他连家庭都要抛弃了。可是事到如今，杨立仁还是怕了，不是怕死亡，而是怕没数。要是能死得其所都算是好事，可现在未知像是一张网一样缠紧了他，事情已经失去控制了。

从暴露身份到现在，大约过了那么两三天，杨立仁还没有见过杨立青。他这条命多半是要交待在这里，可他们兄弟俩总得给家里留下一个种。如果到这一步都无法护杨立青一个周全，杨立仁连死都不会坦然。

毛巾被掀开，冷水暂时停止了浇灌。杨立仁把自己蜷起来，咳出了一口冷水稀释了的血沫子。他有气无力地躺在桌子上，隐隐约约听到走近的脚步声。

杨立青居高临下地俯视了杨立仁，他们似乎终于互换了一身份，杨立青等这一天等了太久，现在却丧失了报复的快感。

“你们啰啰嗦嗦干什么呢？”他嘴里还叼着雪茄，瞪着两个愣头青，“周老板说了，速战速决。”

“条子不老实，”其中一个答道，“揍一顿换一个说法，太狡猾。”

“你们连个半死的废人的嘴都撬不开啊，你说你们还能干点什么？！”杨立青手指夹了烟，朝门口抬了抬，“出去，我来问。”

空气像凝滞的水流一般包裹着杨立仁，他歪了歪脑袋，努力想听清杨立青扭曲而遥远的声音。可杨立仁耳朵里嗡嗡作响，眼前也水光弥漫，一切在他的世界里都失了真。

俯下身去，杨立青低头在杨立仁耳边呢喃，“现在轮到我审你了，大哥。”

咳出最后一口水，杨立仁有气无力地扭动了一下，“杨立青。”

杨立青一撇嘴坐到了桌子上，“叫得这么生分干什么，我不是你弟弟了？”

“不是了。”杨立仁轻轻摇了摇头，“但你还是那么混账。”

杨立青没有做声。他扯过杨立仁的一只手，把雪茄燃烧的那头狠狠杵进了杨立仁的掌心。皮肉燃烧的焦糊味立时弥漫开，杨立仁哆嗦了一下，可这还不足以让他呻吟出声，他只是猛得瞪大了眼睛，盯着旋转的天花板。

把半截雪茄重新拾起来，杨立青把它塞进了杨立仁的嘴里。俯下身子为杨立仁扣好了衬衫的纽扣，他重新直起腰，“大哥，”他说，“你好自为之吧。”

除了血肉模糊的掌心和时不时抽动的胸腔，杨立仁睡了一个极其安稳的好觉。

第二天周世农毫无预兆地发了一通火，像杨立青预想的一样痛斥了几个负责对付杨立仁的马仔。他们早就猜想警方最近会有动作，目前来看杨立仁是最大的突破点。最近几次交易都被警方突如其来的行动搅黄了，周世农在克拉克那里吃了瘪，正窝着一肚子怒气，听说杨立仁还是不张嘴，简直就要气急败坏。气急败坏之余，他心里又暗暗对杨立青恨铁不成钢起来——杨立青平时能干归能干，可没想到有这种见不得人的爱好。要不是杨立青是个急色的，他们也不至于让杨立仁撕开一道缺口。

随手把杨立仁的档案扔给杨立青，周世农向他下了命令，“杨警官交给你了，我们时间有限，不要再留手。”

杨立仁在半梦半醒之中重新被拖了出来。昏昏沉沉中，有人轻轻拍了他的脸颊。杨立仁睁开眼睛，正对上杨立青的视线。两人的目光在空气中轻擦即走，杨立青随即移开了视线，说话的语调也变得平板僵硬起来，“昨天让你好自为之了……今天老板可没让留手。”

“就算他让留手，你就真会留手吗？”

回答他的是一只被塞进嘴里的漏斗。做这事的人下手非常重，漏斗的管子狠狠插进了杨立仁的喉口。异物感让他干呕起来，生理性的泪水堆了一眼眶。

泪眼婆娑中，杨立青的面孔反而清晰起来，杨立仁可以看到他弟弟挑起眉毛，挂出一个戏谑的表情。但杨立仁注意得到，杨立青眼角几乎绷出一条青筋，几乎在微微跳动。从小到大，当杨立青在用什么谎话敷衍他，或者在父亲面前胡编乱造什么故事的时候，他就是这样的表情。杨立仁知道，他的弟弟其实非常的焦虑。

紧接着，杨立仁的视线被挡住了。有一双手拎着个瓶子在他眼前晃了一会儿，把瓶中辛辣的液体顺着漏斗到了进去。液体像滚烫的岩浆一般从他的食道烧过去，沉进他的胃里。新式的折磨让杨立仁绷紧了身子，他连挣扎都不敢，只能感受着胃部一点点被液体填充，再慢慢撑开。

漏斗被拔出来，杨立仁随即发出一声微弱的呻吟，血丝随着唾液一起黏在漏斗上被带了出来。

杨立青蹲下来几乎温柔地抚摩了杨立仁的发顶，随即站起身，一脚踢向了杨立仁的腹部。腹腔内发生了一场小型的爆炸，五脏六腑都被搅碎了，一把火从喉咙烧到全身。在脏器撕裂一般的剧痛中，杨立仁面前发出一声哀鸣，先前被灌进去的辣椒水被一口呕了出来。

杨立青后退了几步，看着另有人上前一脚踩住了杨立仁的肚子。他的兄长在几只大头皮鞋下尽可能蜷缩起来，在每一次重击中翻滚着，连惨叫的声息都没有了，只是一口口呕出带着血丝的液体。

“你们他妈差不多得了！”杨立青呵斥一声，又自知失态，忙补充一句，“把人弄死了算谁的？”

太疼了，疼痛是来自身体深处的。五脏六肺都像是被拉扯出来扔到了油锅里，杨立仁先前准备好的说辞全都忘光了，他就只剩下疼。他愿意为自己已经在惨叫了，可杨立仁并不知道，他只是勉强发出了喘息带出的气音，而鲜血则是从口鼻中一起漾了出来。

杨立青看着。起初他闭了闭眼睛，后来索性也不闭了。一双拳头在背后攥紧，指甲扎进了血肉，他就只是看着。

杨立仁断断续续地咳到了晚上。从腹部到胸膛都是燃烧的抽痛，呼吸之间喉咙尽是腥甜的气息。起初他还能咳出些血沫子，后来似乎是连器官都不愿供血了，他只能勉强带出些带着血丝的黏液。杨立仁太久没有喝水了，他整个人都像被从里到外点燃过了，除了撕裂般的灼烧感再没有其他感受。

咳嗽之中，杨立仁隐约觉得他那旧伤又要反复了。五年前那次失败的行动让他的弟弟杨立青失去了唯一的上线瞿霞，让瞿霞的哥哥瞿恩差点失去了右腿，而负责此次行动的总指挥杨立仁自己则是被一颗来自身后的子弹打穿了肺叶。自此杨立仁算是落下了病根，伤情时常反复，热了冷了吹了风都得咳一阵子。白天遭了那样一场大罪，他现在咳得更厉害，每咳一声，五脏就抽搐折腾起来。

到了后半夜，终于有人造访。杨立青一把扯开仓库门，“啪”地一声拍亮了电灯，对着杨立仁吼了一声，“别咳了！大半夜的你不嫌吵啊！”

杨立仁在突如其来地亮光中紧闭了眼睛，双手扯紧了胸前的衣料，他仍是咳。张了嘴，杨立仁发不出声音，只能勉强做出口型，“给我点水。”

从鼻孔中挤出一声不屑的哼哼，杨立青像是忍无可忍一般，一脚踢向杨立仁的胸膛，“我叫你别咳了！”

杨立青身后还跟着两个人，其中一个此时怯怯地拽了拽他，“哥，你别发火了，老板说不能让他死。”

不耐烦地摆了摆手，杨立青迈步上前，一把揪住杨立仁的领子，把他的大哥从地上拎了起来。一言不发地拖着杨立仁走到水龙头前，他一手拧开水龙头，一手把杨立仁的脑袋按到了水龙头下。

淋漓的冷水唤醒了杨立仁的回忆，他本能地挣扎起来，可虚弱到了这个程度，他的挣扎不能撼动杨立青半分。杨立仁微微张开嘴，唇舌受到了冷水的浸润。他受到鼓励似的吞咽下一口水，随后又被呛得重新咳出一口血——他的喉咙里简直像是划过了一把钉子。

随着这声咳嗽，杨立青几乎慌乱地关上了水龙头，他本能地在杨立仁耳边轻轻叫了一声，“哥……？”

气力已经完全失去了，可杨立仁仍然勉强睁开眼，对杨立青摆出一个口型，“你不配这么叫我。”

手指轻轻为杨立仁擦掉嘴角漾出的鲜血，杨立青反手就是一个耳光。

杨立仁的脑袋顺着他的力道歪过去，垂着头不动了。

松开扯着杨立仁领子的那只手，杨立青看着他的大哥滑坐在地上，发出有气无力的呻吟。

“你也别叫了，”杨立青提高了声音，“床上都不肯出声，现在怎么叫得这么欢啊，大哥？”

饶是他手底下两个马仔，都觉得这话听着有点吓人，鸡皮疙瘩起了一身。

杨立青全然没有在意，他挥了挥手，招呼两人跟他离开了。

回到房间关上门，杨立青近乎脱力地把自己扔在了床上，冷汗已经浸透了后背的衣料，他自己竟然都没有意识到。

杨立青彻底与警方失去联系之后也曾被杨立仁逮捕过，那时他就辗转地听说了杨立仁的伤——他那肺上有个窟窿，是最脆弱的。按现在这个咳法，他几乎能看见大哥受伤的内脏在咳喘中支离破碎了。

翻身坐起来，杨立青按了按胀痛的太阳穴。他无论如何想不明白，他大哥到底是过来干什么的？

自从杨立青与警方断了线，案子大概就被塞到了杨立仁手里。杨立仁锲而不舍地追着他咬了好几年，像一只嗅觉灵敏的猎犬一样不放过他的踪迹。有的时候，杨立青都不知道他的大哥还有没有把他当成弟弟。然而就在半年前，杨立仁被停职，停职之后很快是开除，而开除之后竟然被无声无息地通缉了。困惑与窃喜并存地，杨立青把他的大哥堵在了车里。以前杨立仁看他像看贼，现在杨立仁自己也成了贼。

那时已经是半夜了，杨立仁大概正忙着往长途汽车站跑，口袋里的假证件被杨立青轻而易举地捻出来了。在杨立仁动作之前，杨立青就从他大哥肋部的枪套中一把抽出了他的配枪，直接把枪管捅进了杨立仁的嘴里。接下来的事情对于杨立青来说顺理成章，他把手枪扔到后座上，用皮带绑了杨立仁的双手，在他大哥身上彻底地发泄出他埋藏近十年的欲望。这几年来杨立青的神经绷得太紧，而这种紧张竟有一半都是来自于杨立仁。在这样一个滞涩狭小的空间中，杨立青掐着杨立仁的腰，几乎要把他的大哥顶得支离破碎。

当杨立仁从震惊、疼痛和高潮中缓过劲来，杨立青才重新捡起了手枪虚指了杨立仁的眉心，“想死还是想活？你要是想死，我马上走人，你自己爱怎么跑怎么跑。你要是想活……”他顿了顿，“我倒是可以帮你一把。虽然你可能早就不认我这个弟弟了，可你还是我哥，对吧？”

杨立青知道世界上没有他们这样的兄弟，他们之间再无挽回的余地了。可杨立仁说他想活。

现在想来，这实在是一个笑话。但杨立青仍然想不通，他那最要脸的大哥，不惜爬到他的床上来，就是为了破坏几次小规模交易？他总觉得，警方派卧底的标准不应该这么低下。

等杨立青第二天撑着一脑袋的水泥起来时，周世农火气已经消了不少。他听说杨立仁仍是说出什么有用的信息，胡言乱语倒是倒了一箩筐。周世农越发的相信自己逮到了一只老狐狸，不能逼得太紧，老狐狸怎么也不能死在他手里。不能死，但是总不能让他过得太舒服——那和住旅馆有什么区别？

叫过杨立青，周世农压低了声音——仿佛他压低声音就成了正派人，“你去，把你哥的眼睛废了吧。”

刀被塞到杨立青手里，他毫无知觉，神经却像是飞速地划过一刀，痛出了冷汗。

握着刀犹豫了一会儿，杨立青摇了摇头，“周老板，别废眼睛成吗？”

周世农笑了起来，“舍不得？”

“是舍不得。”杨立青说，“他的眼睛长得怪好看的，万一以后还想用，就有点可惜了。”

饶是周世农都觉得他这话说的实在有点王八蛋，神情古怪地看了一眼杨立青，他开口道，“那你自己看着办吧。”

把那把刀扔到地下，杨立青手按枪柄，走进了仓库。

在杨立仁身边蹲下，杨立青捏住了大哥的下巴，“老板让我废了你的眼睛。”

杨立仁早上已经被涮了个干净，从头到脚湿了个透，脸色惨白着，畏寒一般哆嗦了一下，“立青……”

“但我不想废你的眼睛，”杨立青打断了他——他见不得杨立仁的松动软化，“废你两

只胳膊就行了。”

话一出口，他就拔出了手枪，抵着杨立仁两侧肩胛，毫不犹豫地开了两枪。

在杨立仁冲口而出的呻吟声中，杨立青指尖沾了血，在他的嘴唇上划过，“以后拿不了枪了，给你留点拿筷子的力气。”

杨立仁脸颊血色尽褪了，他死死咬着嘴唇，直到把嘴唇咬得斑驳出血。

勉强看了杨立青，他气若游丝地吐出一句，“谢谢。”

这一天的下午，杨立仁毫无预兆地咳嗽起来，一咳就带出了血，并且连呼吸都失去了。周世农毫无办法，只得叫来了医生。医生告诉他，杨立仁的肺上破了个洞，空气灌进去，他把自己咳成了气胸。

听说杨立仁把自己的肺咳出了洞，周世农就不大敢揉搓他了。他也不敢把杨立仁交给杨立青——他的左膀右臂一见自己的哥哥兼情人就像得了狂躁症，周世农怕他一脚把杨立仁踢死。

正好周世农这几天一直有生意，他手底下正在把钱往瑞士转，只等克拉克的消息，他就可以脱身了——至于手下那些人，他并不在乎。周世农知道自己老了，到了狠狠捞一把再退休的时候了。正因为如此，他这一把就更不能泄露给警方，否则就全完了。带着杨立青去找克拉克之前，周世农特地嘱咐了，一定得从杨立仁嘴里撬出点东西，人死了可以，但绝对不能弄死，死人就开不了口了。

杨立青跟着周世农跑了一周，每天都过得焦躁，一颗心跳得忽快忽慢，等回去的时候已经上了火，嘴唇上起了一串燎泡。卧底做到他这个程度，自然不缺乏敏锐的神经，尽管杨立仁只有神志不清时才会断断续续说出些东西，但他还是觉得不对。他确定他的大哥被派过来一定有什么重要的任务，可是这重要的任务能是什么？他自己也觉得困惑了。

周世农回去，自然是要见一见杨立仁的，见杨立仁自然得带上杨立青，毕竟他想他的姘头已经想了一个星期了。

站在仓库门口，周世农手底下的人吞吞吐吐地说杨立仁状况像是不太对。周世农倒是没想那么多，他知道手底下的人对于杨立仁不敢下太重的手，一来是因为自己的交待，二来也是这杨警官的身体状况怕实在是经受不住什么。

一开门，连周世农都被杨立仁吓了一跳。杨警官正狼狈不堪地蜷缩在地上打着冷战，肩胛撑起湿漉漉的衬衣，眉间堆出痛苦褶皱。即使狼狈到这个程度，他仍狼狈得十分坦荡，仿佛狼狈只属于他纷乱的发尾，或者他脏兮兮皱巴巴的衬衣，狼狈的绝非他本人。

没等周世农吭声，杨立青就走上前，扳过了他大哥的身子。杨立仁眨掉流到眼睛里的泪水，勉强撑开眼皮，发梢滴着水，贴在额头上。

近乎仇恨地盯着杨立仁的眼睛，杨立青没法不注意到，他大哥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泪水濡湿眼角，目光却是涣散的，无论如何找不到焦点。

“这怎么回事？！”抓住大哥肩膀，杨立青强压下破口大骂的欲望，“不是说不废眼睛的吗，他怎么看不见了？”

“强光刺激的，”周世农居高临下地看了杨立青，很是不赞成地一皱眉，“急什么，拿手电对着你的眼睛照几天你也这样。”

杨立仁在杨立青的钳制下徒劳地挣扎，嘴唇都被咬得鲜血淋漓。

看见这状况，手底下的人忙补充，“他好几天没吃饭了。”

周世农瞥了一眼地上放着的半碗冷稀饭，随即冲杨立青努了努嘴。杨立青会意，捏着杨立仁的下巴，掰开他的嘴，把那半碗冷稀饭强灌了下去。可他一松开手，杨立仁便顺着力道栽回地上，痉挛着把刚滑进胃里的东西一股脑吐了出来。

杨立仁似乎是听出了杨立青的声音，这时才气息奄奄地开了口，“让我睡一会儿……求求你……”

万分不耐烦地挥了挥手，周世农撂下了一句“给他打一针吧。”随即抬脚便走出了小仓库。

杨立青跟在他身后，犹豫半晌还是开口了，“这是不是下手狠了点？”

“这有什么的，他那眼睛又不是好不了，”周世农瞪了一眼杨立青，“这样被折腾死的人都有，你自己不清楚？少在这里矫情。”

可杨立青知道周世农不会让他的大哥死，死去都做不到，那就只有活受罪了。

杨立仁被驾到椅子上的时候已经像个死人了，怎样拉扯都没有反应，但针尖触到他皮肤的时候却还是触电一般颤抖着挣扎起来。打针的人不耐烦了，甩了他一耳光，便含糊地把针头捅进杨立仁的血管里，手忙脚乱之间也不知道有没有打对地方。

周世农让底下的人“给他一针”，但杨立仁挨了不止一针。他不知道胳膊里到底被扎了些什么东西，耳边是前些天反复播放未曾消散的噪音，眼前也是一片凌乱的黑暗，杨立仁突然感到了一种让他近乎失控的惶恐。

血管里的血液好像燃烧了起来，心脏叫嚣着要从胸腔里挣脱，杨立仁本来是虚弱透了的，此时却骤然清醒乃至兴奋了起来。周身的神经都变得敏锐，痛觉不再迟缓了，连一阵微风滑过都能带来刀割一样的痛楚。

然后他听到了周世农的声音，“说一说杨立青吧。”

脑海里轰然作响，杨立仁周身的肌肉都变得紧张，他弟弟的名字是一个触发点，他全部的神志都被调动起来，抵御血液一波又一波的冲击。

“立青……”他含含糊糊开了口，“我弟弟……他不是我弟弟了。”

毫无预兆的，肋部传来一阵剧痛，好像是有人把烧红了的粗铁丝插进了他的肌肉里，缓慢地搅动起来。

在杨立仁的惨叫声中，周世农再次抛出了一句话，“没让你说这个，他到底是什么人？”

“我弟弟……”疼痛来得太猛烈了，杨立仁的声音不可抑制地带了哭腔，“任务抓捕对象……”

肋部的铁丝微微停了停，“什么任务？”

杨立仁得以从略微减轻的疼痛中缓了口气，“诱捕……诱捕任务……”

灼烧般的疼痛重新袭来，“把话说完，怎么诱捕，诱捕谁？”

“他……他！还有你们……我说了，我都说了……”杨立仁倒抽着冷气，疼痛搅乱了他的言语，可思维还勉强挂着，他知道他等的就是这个机会了，“求求你……瞿恩派我来，他知道立青对我……我可以从他那里得到……”

后半句话消失在没顶的剧痛和周世农一声失望的叹息中。

隐隐约约的，杨立仁感觉周世农的已经用手指撕裂他的皮肤，扯开他的骨肉，整只手都捅进了他的腹腔，五指捏紧了他的内脏，正在拼命往外拉扯。杨立仁觉得自己会在这样的疼痛中死去，他等待着自己成为第一个被活活疼死的人，可是他不死，就是他妈的不死，连立时昏过去都做不到。

意志和肉体好像产生了背离，灵魂超脱出躯壳，从头顶逸出了。杨立仁知道自己的精神还能抗争，可身体已经先一步失控了。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在这令他灵魂出窍的痛苦中真的说出了什么，反正他都不在乎了。最终，杨立仁几乎听到了自己某根神经断裂的声响，他如愿以偿地沉入了无边无际的黑暗中。

从杨立仁身边站起来，周世农吩咐了身边的人，“把他收拾干净，换一种药，这破玩

意儿不管用。”

转过身去，周世农看到了侧倚在门口的杨立青。冲杨立青挑挑眉毛，“你哥说的你都听见了？”

杨立青耸了耸肩，“是我警惕性太差了。”

“我没有在责备你……”

“我早该想到的，他是我哥，我应该了解他，”杨立青摇了摇头，后半句话声音很轻，似乎只是说给自己的，“我真早该想到的。”

杨立仁感觉自己似乎是清醒过来了。他清醒的过程漫长而艰难，伴随着难以言喻的恶心、晕眩和漂浮不定——就是没有外伤带来的疼痛感，四肢麻木得异常舒适。恍然间，他好像听到了瞿恩的声音，但声音很遥远也很模糊，他听得不真切，只有破碎的声音传到他的耳朵里。

“立仁……”瞿恩叫他，“醒醒，别睡着，你可以回家了。”

“你没事了。”瞿恩又说，试图掀开他的眼皮，“眼睛怎么回事？”

杨立仁张了张嘴，试图发出声音，最终只能徒劳地摇了摇头。他实在太累了，瞿恩问他什么他大概都只能用点头和摇头来回应——或许他真的发出了声音，只是回答连自己都听不清楚。脑袋被瞿恩轻轻摇撼着，杨立仁隐隐约约听到了“杨立青”的名字。

*杨立青现在怎么样？杨立青是干什么的？杨立青离开多久了？*

提问的声音非常柔和，的确是像瞿恩一样循循善诱，但这个名字像是一把钥匙，猛然插进了杨立仁的大脑，他下意识地痉挛了一下，七八只手立刻按住了他的身体。瞿恩的影子随即破碎了，但他的躯体似乎趴伏在地上，痛苦地扭动着。在杨立仁视网膜的一片黑暗中，这个影像非常鲜明，鲜明并且破碎，重重叠叠，变幻不定。杨立仁眨了眨眼睛，这个躯体就变成了瞿霞，杨立仁难以置信地瞪大了眼睛，瞿霞的面孔就又模糊了。最后他看到了杨立青的尸体，鲜血从他的口鼻涌出，身上是巨大的血窟窿，他变得年轻而陌生，苍白的皮肤上爬满了鲜艳的甲虫，正在吞噬他的身体。

在身体不自觉地抽搐痉挛中，杨立仁的知觉从停滞中恢复了。身体里像是被打开了一个开关，先前被药物暂时压制的痛苦铺天盖地地回涌返潮。他现在再一次失去了视力，在一片黑暗中反复咀嚼着肢体中尖锐与迟钝的疼痛。身体忽冷忽热循环往复，大脑在这样的刺激下反而恢复几分清明，杨立仁终于想起来这似乎已经是他第一万次看到自己任务的顺利结束，可那只不过是光影交错的幻想而已。可杨立青的尸体太过逼真，杨立仁在不知什么药物的作用下一次又一次经历了弟弟的死亡。

嘴唇早就被自己咬破了，口腔里全是血腥味。如果能够咬舌自尽，杨立仁或许早就这么做了，可有人在他的嘴里塞了某种橡胶管，他现在只能半张着嘴发出含混的呻吟，努力不被自己的鲜血和唾液呛死。

有人来了。杨立仁置身于喧嚣的黑暗中——也可能那只是他的耳鸣。但他的身子的的确确被抬了起来，放平在柔软的地方。视线里似乎有杂乱的光点，随着嘈杂的人声一闪一闪，叫嚣着要冲破他的太阳穴。

随后针管又一次刺入了他的手臂。这一次杨立仁猛烈地挣扎起来——猛烈只是他的主观判断，他已经耗尽了全部的力气，可是对于按住他的人来说，这只是轻微的震颤而已。

他大概要撑不住了。杨立仁想，他不想再经历一轮了。

记忆似乎出现了大块的空白，杨立仁没有一次能够分清虚假与现实，每一次他都冷汗淋漓地颤抖着恢复知觉。汗水浸透了单薄的衣料，杨立仁在高热、虚弱与脱水中经历了新一轮幻梦。然后再一轮，然后再一轮。杨立仁的意识和身体一起被撕成碎片。

他真的要撑不住了。

药物已经让杨立仁吐过很多次，可他仍然觉得恶心。也许他真的吐了——尽管胃里已经空空如也，似乎连胃液都要被吐干净了。除了呕吐，他应该还有别的反应，可能是呻吟、惨叫、求饶或是失禁，那似乎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手脚上的禁锢被解开了。那其实并不是怕他反抗或逃跑，只是怕他在剧烈地挣扎中弄伤自己。

有一只手抚上杨立仁的脸颊。杨立仁没有躲——他一点也不想动弹。这只手的动作很轻，好像没有什么恶意，从发鬓到唇角的在他脸上逡巡，最后停留在他的嘴唇。杨立仁很想留这只手在自己脑袋上，可他的身体不听使唤，睁不开眼，也发不出声音。过了几秒——或者几小时，有水慢慢地低进了杨立仁的嘴里。

杨立仁竭尽全力想要睁开眼。他什么都看不见，但这气息却熟悉入骨。他嘶哑着喉咙，挤出破碎的气音，“立青？”

熟悉的声音在杨立仁的耳边响起，“哥，是我……”

幻觉中的场景像一把锤子一样击中了杨立仁，周身都痉挛起来，竭力想要避开这个人的触碰和呼吸。

立青，别再来了。别再用死亡来折磨我了。

放过我吧，杨立仁想，求求你。

杨立青直起了腰。他不能再离杨立仁这么近了。他的大哥像是怕极了他的触碰，甚至在听到他的声音时都像触电一样颤抖起来。

杨立青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但他确实听到了杨立仁的声音——杨立仁在叫他，“立青……”他的声音又低又哑，带了绵软的哭腔。就在杨立青抬起身的一刹那，他的大哥睫毛翕动着，伴随着一声绝望的啜泣，泪水从他红肿无神的眼睛中溢出来，兀自淌了一脸。

几乎要把自己手上的骨头全部捏碎，杨立青才抑制住了自己抬手为大哥擦掉眼泪的欲望。他带着一腔翻滚的黑血和和被自己捏得泛白的关节，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瞿恩从办公室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最近警方准备收网，他是这次行动的总负责人，成天忙得屁股不沾椅子。他得确保这次行动万无一失——五年前的情况，他绝不允许再发生。为了如今这个“万无一失”，瞿恩牺牲了他的妹妹、他的同事，他曾经最欣赏的学生和他的爱情，如今就算让他再牺牲一个自己，他也心甘情愿。

心不在焉地往停车位走，瞿恩快要走到车前才抬头，却猛得对上了一个人影。这人斜靠在他的车门上，左手插在口袋里，右手里杵了根棒球棍。

瞿恩在这一瞬间清醒了，冒了一脊背的白毛汗，他把手伸向后腰。

“瞿警官。”那人很冷静地跟他打了招呼。

他的声音让瞿恩愣了一下，随即他松了一口气，把胳膊重新垂回两侧，“杨立青？”

杨立青并没有立刻答话，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U盘，扔给了瞿恩，“你们需要的东西都在里头了。”

伸手接住了那个U盘，瞿恩温和地纠正了他，“不是‘你们’，是‘我们’。”

杨立青不置可否地撇撇嘴，“该干的我都干了，赶紧收网吧，越快越好。”

瞿恩摇了摇头，“我知道你在急什么，可什么时候行动不是你我能决定的。这几年你受了很多委屈，我知道，但我们得再等一等。”

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杨立青突然拉开两步，掂了掂手里的棒球棍。瞿恩本能地后退了，手指已经碰上了枪套，可杨立青并没有把棍子挥向他。杨立青转了个身，拧腰挥臂，抡圆了胳膊，一棍子砸向了瞿恩的汽车驾驶座的车窗。



随着“哗啦”一声，玻璃在重击中凹陷下去碎成一片茬子，警报声震天动地地响起来。在瞿恩的注视下，杨立青绕着他的车走了一圈，好整以暇，不紧不慢地敲碎了所有的车窗玻璃。

随后，他把棒球棍扔在地上，从瞿恩身边蹭了过去。

两人擦肩而过时，瞿恩看到杨立青又一次朝他侧过头，“瞿教官，”他说，“我等不了，最晚明天行动。”

杨立仁是被拖到周世农面前的。两个马仔一左一右架着他，他就这么软在他们手里，低垂着脑袋，直到被按在周世农对面的椅子上时，才发出一声含混的呻吟。

现在周世农可以仔细地观察杨立仁，包括他的脸和他脸颊上细小的伤口。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因为杨立仁现在正闭着眼睛，注意不到别人赤裸的目光。他脑袋歪斜着，眉头都舒展开，一副安详又乖顺的样子，仿佛在他面前放一个香炉，他就能打坐到明年。

“杨警官？”周世农客气地招呼了他，“醒一醒了，等会儿再睡。”

杨立仁没有睁眼，只是偏了头，像是在躲避他的声音。

周世农皱了眉头，把手掌搁在杨立仁的肋部，使了六七分的力气按了下去。果不其然地，杨立仁在他手下打了一个激灵，一声痛哼被掐死在喉咙里。可能是断了几根肋骨，周世农想，这就有点丢面子了，杨立仁的本事他还是有底的，杨立青曾经告诉他，他这大哥从小到大打架都没赢过他，而周世农派了手底下一群如狼似虎的小马仔去“看着点他”，还偏把人伤得像是大闹了一场天宫。

正当周世农直起腰，琢磨着是不是应该象征性先扇他一个耳光时，杨立仁缓缓把眼睛睁开条缝，目光从眼皮子底下飘过来，“立青？”他的声音疲惫低沉，像是石头磨过砂纸，“你……”

周世农居本来是高临下地打量着杨立仁，听到这话他又低下头去，凑近了杨立仁的耳朵，呼出的热气让他似乎是不舒服地颤抖了一下，“你弟弟杨立青？继续说，杨立青怎么了？”

杨立仁像是要笑，他提了提嘴角，气息颤抖地又吐出了弟弟的名字，“立青啊……”

接下来，杨立仁脑袋一歪，彻底没有了声息。

周世农并住手指探了探他的鼻息，随即他迅速直起身子，“他妈的！快点叫医生！”

杨立仁终于被周世农拖上手术台的那一刻，杨立青一脚踢开了仓库的大门。

“他妈的人呢？！”他对空荡荡的房间吼了一句——一般他对手底下的小马仔都不这么凶恶，只是事到如今，他终于可以不必忍耐了。

“老板……”身边的年轻人刚吐出两个字，就被杨立青的瞪视吓得瑟缩了一下，结结巴巴硬着头皮说下去，“老板刚才问话的时候他突然没气儿了，老板亲自带他抢救，让你先别操心这个，把英国佬对付好。”

杨立青心里“咯噔”一声，不只是因为他被送去抢救的大哥，还因为这一根横生的枝节。今天本来是周世农和克拉克应该都在场的，警方行动起来可以毫不费力地一网打尽，攻击的事情杨立青不必掺和，只用保证杨立仁的安全就行。但谁知道突然来了这么一出，周世农带着些手下消失了，而杨立仁还在他的手里。

抬起胳膊看了一眼手表，杨立青不自觉地攥紧了拳头。克拉克将在五分钟后走进这个地方，不出意外的话，现在警方就已经布置好了人手，十五分钟后枪声就会响起——他已经没有时间通知瞿恩了。

克拉克果然准时到来了。见到杨立青，他夸张地张开手臂，“杨！”

杨立青没有动弹，任由克拉克将他滑稽的见面礼进行到底。两人短暂地进行了一番必要的寒暄，杨立青心里存着事，尽量让自己不那么心不在焉。

就在克拉克用他那蹩脚又纯熟的中文谈到了交货的问题时，杨立青又看了一眼手表。

枪声就是在这个时候响起来的。大门被踢开，持枪穿制服的警察们鱼贯而入，外面有人举着喇叭，朝室内喊了些什么。但一切都被枪声压过了。这群亡命徒并没有老实被捕将功抵过的想法——如果有，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

大厅里迅速乱成一团，克拉克扯着杨立青袖子，一手抱着脑袋往他身后钻，惊慌失措地大喊了一句杨立青唯一听得明白的英语单词。这时候有个警官大摇大摆走了进来——也许是刚才喊话的那个，他甚至没有持枪，连防弹衣都穿得随意。

杨立青一侧的肩膀被克拉克拽着，只能不情不愿地用另一只手举了枪。枪口虚虚地指着前方，他与刚刚走进来的警官四目相对了。这一眼让两人都是一愣，随后，杨立青毫无预兆地转了身，对着克拉克的双膝和左肩连开了三枪。

这次所有人都傻了眼，杨立青却是动作不停，他把枪扔到一边拎着克拉克的领子把他掙到地上，随即用膝盖顶住了他的胸口，一拳砸向了他的太阳穴。克拉克的脑袋重重撞在地板上，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杨立青的第二拳已经落了下来。

枪声已经停下来了，接下来是命令声、叫喊声和咒骂声。在一片嘈杂中，杨立青听到有人在喊他的名字，但他顾不了了，单是以野人的力道挥拳，克拉克已经毫无声息了，鲜血则是从他的口鼻和耳洞中一起涌了出来。

终于有人拉住了杨立青的胳膊，叫了他一声，“立青！”

杨立青如梦方醒地站起身，看向了身后的人。直起身子，他活动了一下僵硬的手指，“董长官。”

董建昌愣了一下——他从来都不是迟钝的人，更何况现在再迟钝的人都能看得出来，他的小舅子正强压着汹涌的戾气，眼底有一片涨潮的大海。

皱了皱眉头，董建昌迅速地挥了挥手，“收队，都押回去！”随即他装作亲热地搂了杨立青的肩膀，用两个人才听得见的声音道，“要发疯别在这里，你还嫌身上的脏水不够多吗！”

杨立青毫不给他面子，甩开董建昌搭在他肩膀上的手臂，众目睽睽之下，他一拳招呼在董建昌的脸颊上。

窝窝囊囊地坐到了自己的车里，董建昌觉得自己简直委屈大发了。他揉了揉自己的脸，从驾驶座上转过身，看向后排的杨立青，“杨立青，你少给我甩脸子！”

杨立青紧靠着车门坐着，衬衫扣子在打斗中崩开两颗，花里胡哨的文身隐藏在肌肉勾勒的阴影里。董建昌心里一紧，觉得他小舅子在泥潭里混久了，真的把自己混成了一个亡命之徒。面无表情地对上董建昌的目光，杨立青只问了一句，“我们去哪儿？”

董建昌凶狠地拧着方向盘，手劲很大，几乎要把方向盘拔掉——他想发火，可他唯独不敢对杨家人发火，“你还想去哪儿，回局里被靠着吗？回家！”

见杨立青不答话，董建昌觉着自己的语气大概太不友好，遂放缓了调子，“这些年你姐姐一直很担心你，我带你回家让她见见你。”

“我不回家。”杨立青突然开了口，从仓库里他就一直沉默，这会儿好不容易抛出一个回答。

没等董建昌发作，杨立青又补了一句，“周世农还没有抓到。”

“你这话说得，”董建昌被他气笑了，“你问问队里的兄弟们，谁不想活剐了他？问题是瞿恩没有下命令，咱也不是散兵游勇了，得配合行动不是？”

杨立青猛得探过身子，又在中途放弃，后背重重靠在了椅子上，“我哥还在周世农手

上，我走不了。”

董建昌猛得踩了一脚刹车，“立仁在他那里？”

杨立青没有回答。沉默的时间过长，董建昌忍不住从后视镜里看向后座，他只看见杨立青深吸了一口气，死死地并在胸腔，抬起手来似乎想抚一下胸口，良久才呼出来。董建昌看得出来，这个戾气纵横的亡命之徒是真的心慌了。

“这个瞿恩也真想得出来，一个两个的都把人往里送，也不给你们杨家留个种。”董建昌打了个方向盘，调转车头，“你说吧，怎么走，我手上的人还能用。”

杨立青知道现在不是说谢谢的时候，他看向董建昌，“借我手机用一下。”

电话接通的时候周世农那边很安静，杨立青也安静，两个人比着不说话。尽管电话两头都是风平浪静的，但他们两个人都知道对方的翻江倒海。

等待了许久，周世农终于说话了。听筒中，他的声音听上去特别爽朗，特别干脆，先是跟杨立青一阵嘘寒问暖，半点不带虚假的。

杨立青一听他这个德行，浑身都是一阵恶寒，他干脆利落地打断了周世农，“周老板，你的东西好像还在我手里。”

周世农顿时像被掐住了脖子，声音连半点暖意都没有了，“杨立青，你什么意思？”

“你别装傻，”杨立青终于失去了耐性，“你的 U 盘在我手里，里面有什么你心里清楚。我的大哥在你手里，他什么状况我也知道。我用这个 U 盘换杨立仁的命。”

“我可是刚知道你这个大哥这么值钱，”周世农在电话那端笑了，“那这点东西恐怕不够换吧……万一你们带着人又来包抄一次，我可是十条命都没了。”

“那你他妈到底想干什么！”对着听筒吼了一句，杨立青随即意识到自己的失态。他把手机举得离自己的耳朵远了些，这才重新开口，“你知道我对他是什么意思，他人在你手里，我不可能带人过去。”

周世农似乎犹豫了一会儿，最终道，“我看也是。”

刚刚那阵突如其来的恐慌过去了一些，杨立青又恢复了他那刀尖上挑出来的冷静，“既然你觉得是，那我们就别啰嗦了，我要见你。”

“见我？这么迫不及待？”周世农咂了咂嘴，但话说得漂亮，仿佛真心实意为杨立青考虑，“也好，你那大哥再迟点怕是真要没了。”

杨立青攥着手机的那只手关节都发白了，他没开免提，董建昌听不清他说了什么，可看这个架势，他生怕杨立青一把把他的手机屏幕都捏裂。

杨立青强压下一阵让他冷汗淋漓的心悸，“周老板有什么要求，提吧。”

“带着 U 盘，还有那些钱。”周世农这次也不客气了，“自己一个人来，别跟我要花样。3 小时之内，否则你大哥估计也撑不过去了。”

杨立青忍耐良久，终于还是忍不住问了话，“你们把他怎么了？”

“我们？”电话那头传来周世农不可思议的音调，“这里头可是有不少是你自己做的啊。你仔细想想，你大哥的胳膊，还有……”

他的话没能说完，杨立青他手机拉远，猛得挂掉了这通电话。

董建昌接过自己的手机，心疼得就差抚摸了——他妈的，这手机壳还是杨立华帮他选的呢！摆出一副长辈的宽慰相，董建昌问他，“怎么着？我的人随时待命。”

杨立青发了一会儿呆，才慢慢看向了董建昌的脸，“不用麻烦兄弟们了，我自己过去。”

“你发什么疯？！”董建昌不能对他动手，只能对方向盘动怒，“你们杨家一个个的……还让你姐怎么活？！”

“你跟我姐说，我带大哥回家。”杨立青一把推开了车门，偏腿下了车，可随即他又

想起什么来似的，回过头撑着车窗补了一句，“姐夫。”这称呼是董建昌久违了的，说告别太过沉重，说托付又太过轻飘。

窗外阳光明亮刺眼，董建昌眯着眼睛打量了杨立青的背影。杨立青走得步履维艰，但董建昌偏偏产生了一种感觉，似乎就算前面是刀山火海，杨立青也能斩钉截铁地踩过去。这几年，他的小舅子实在是变化太大了，董建昌上一次见他还是在局里的审讯室，杨立仁亲自审的他，董建昌从门口经过，正和他打了个照面。现在的杨立青和那时候似乎有着天大的差别，五年的卧底生涯把他打磨成了另一个人。但董建昌是真的没想到瞿恩会下得去这个狠手，把杨立仁也送到狼窝里——杨立仁的离职看着的确诡异，可那并没有妨碍杨老爷子一气之下犯了高血压，在医院躺了一个月。

董建昌从来不是一个敏感的人，但在这一刻，他却有了种感同身受的难过。

站在周世农面前，杨立青抬高了双臂，右手还拎着一个箱子。他连外套都没有穿，还套着先前那件脏兮兮的衬衫，武器没有任何隐藏的空间。杨立青把箱子扔到地上，向周世农微微点了点头，“地方不错，”他说，“但怎么弄得像渣滓洞一样？”

周世农咬了牙，知道杨立青是在讽刺他那些如狼似虎的马仔们。但这种东西是周世农不在乎的，他朝杨立青转过身，“老家都被你们端了，我当然要小心一点。”

“哟，”杨立青措不及防地笑了出来，“周老板这是怕我？”说完他又顿了顿，环视了一圈，“周老板有这么多忠心耿耿的弟兄，不应该怕我。”

“你以前在我手底下做事，你的本事我还是明白的。”嘴上这么说着，但现在饶是周世农也觉得脸颊发烫，颇没面子，他挥了挥手让马仔们退了一批，才看向杨立青，“满意了？”

杨立青没有答话，只是朝地上的箱子努了努嘴。周世农后退两步，看着杨立青蹲下身子，把箱子一掀，里头铺了粉红色一层钞票。周世农刚想动手，箱子就被杨立青一脚踩住了，“周老板，我哥呢？”

周世农被他这副老大爷的样子搞得一愣一愣，突然想到自己才是掌握主动权的人，主随客便好像不太像话，这才冷声道，“你的相好自然在我这里，我不会骗你。”

“周老板，”杨立青从口袋里掏出U盘，脸色却沉了下来，“活要见人。”

周世农目光一亮，“好说。”他打了个响指，身后的门就被打开了，有人两个人一左一右架着杨立仁，把他拖了出来。

杨立仁衣装齐整，从头到脚干干净净，看不出一点伤痕。可是他脑袋无力地垂着，一副全无生气的样子。

一颗心脏都被攥紧了，杨立青强压下恐慌，让自己的声音平静下来，“周老板，活人？”

周世农冲那两个人点了点头，立刻有人放开杨立仁的胳膊，冲着他的肚子一拳凿去。杨立仁在半昏迷中发出一声微弱的痛哼，脑袋似乎是抬了一下，又重新低了回去。

“看见了？”周世农道，“活着就是活着，我不会骗你。”

有那么一瞬间，周世农清楚地看到了杨立青的咬肌，他毫不怀疑如果此刻给杨立青一把刀，他可以把自己剁成杂碎。

但杨立青什么也没做，他只是蹲下身子，重新打开箱子，像周世农挥了挥手，“周老板点点吧，看看少不少。”

周世农本该客气客气，可面对蒙了他五年的杨立青，他实在说不出来“不用点了，我相信你”这种话，故而虽然觉得自己姿态不高，但还是弯下腰去，半蹲在打开的箱子前。

杨立青体贴地为他拿起一摞钞票，扔在一旁，手伸进箱子里，把钞票一摞一摞往外翻。突然，他动作一滞，一只胳膊看似及其亲热地按住了周世农的肩膀。

周世农当场就是一惊，而杨立青却收紧了胳膊，另一只是猛得给了他的小腹一拳。周世农痛得泪眼模糊，刚想破口大骂，马仔们已经围上来，枪口都对上了杨立青的脑袋。

“别急着开枪，”杨立青笑了笑，他的声音压在周世农的耳朵边，“周老板看清楚我拿的是什么了吗？”

周世农眨掉眼泪，定睛一看，杨立青手里握的不是别的，竟然是一颗手榴弹！

周世农猛得挣动起来，可他被杨立青禁锢了个死紧。杨立青锁着他，声音越发低沉，“周老板好好考虑。”

周世农这时稍微恢复些理智，他也不动了，只是抬起嗓子向手下喊了一声，“没看见他拿的什么吗，都给我放下枪！”

杨立青一伸手，就把引信凑到了周世农的眼皮子底下，“周老板看好了，这可是弟兄们平时用的，什么结果您也清楚。”

忍不住打了个激灵，周世农这才勉强对发出声音，“杨立青！你想清楚，杨立仁还在那里呢。”

“对了，我就是有这么个不情之请。”杨立青道，“钱你留下，U盘我也给你，麻烦周老板给我准备一辆车、一把枪，放我们一条生路吧。”他嘴上说着请求，手里的动作却全然不是，周世农疑心自己的肋骨会被杨立青生生捏断。

周世农心里飞速地转过一万个年头，“我如果不呢？”

杨立青晃了晃手里的手榴弹，“周老板好好考虑考虑呗。”

“你不敢，”周世农断言，“你要是真的点了，咱们两个得一起被炸上天。”

“周老板，我给你做了这么些个脏活烂活，我哥被你们弄成了这个样子，我下半辈子什么样，你还不清楚吗？家里人不会认我，同事也不会认我，我就烂命一条，”杨立青顿了顿，“周老板不一样，我们两个的命谁的比较值钱，周老板心里清楚。”

话音未落，杨立青手一抬，咬牙拽着那截导火索一碾，火花便刺啦一声顺着那截细线爬了上来。

周世农不吭声，只是死瞪着杨立青，眼睁睁看着半截导火索就在他眼前烧没了。四周刚刚还举着枪气势汹汹的马仔们早就散了个七零八落，周世农的拳头颤抖着，可杨立青却是半点表情也没有，冷着面孔不动如山。

眼看导火索就要烧尽了，周世农嘴角抽搐，终于忍无可忍地大吼一声，“够了！我答应你！你们两个松手放人！”

两个架着杨立仁的马仔一听，忙不迭松了手，把杨立仁往前一推，杨立仁就着他们的力道向前扑去。

杨立青却是步步紧逼，“枪呢？”

“操他妈的！”周世农冲着身边的人大吼，“还愣着干什么？给他枪！”

一把格洛克被抛了过来，杨立青一手接枪，随即在最后一秒捻灭了火花。拿枪指了指周世农的脑袋，杨立青另一只手把杨立仁的胳膊拽起来，搭在自己的肩膀上。

他半搂着杨立仁走了两步，随即用枪管子杵上了周世农的后脑，“那周老板就好人做到底，跟我们走一趟吧。”

周世农的脑袋被冰冷的枪管戳得发疼，可他此时不敢发声，生怕杨立青真的扣下扳机。他现在悔得肠子都青了——他不该答应与杨立青谈任何条件，更不该用杨立仁来威胁他。这么多年，他早该知道杨立青的德行，这就是一个发起疯来红了眼的亡命之徒。

一路挟着周世农走到车门前，杨立青先是抱起他的大哥，小心翼翼地把他放在了后座上，还给他扣好了安全带。随即他转过身，从车门旁边的格子里摸出一副手铐，咔嚓

一声给周世农扣上了。随后，杨立青还不满意似的，把周世农的皮带一把抽出来，蹲下身子把他的双腿也捆了个结实。周世农被他绑了个严实后，杨立青一揉他的肩膀，把周世农一把推进了副驾驶座上，自己则是一偏腿钻进了驾驶座。

周世农手脚被捆着，可嘴上还自由，“杨立青！”他怒道，“你怎么一点也不守信用！”

握着方向盘，杨立青踩了一脚油门，“我怎么不守信用了？我答应周老板给钱交 U 盘，我又没说你这人我不能带走。”

“你走不了多远的！”周世农虚张声势地威胁起来，“这里离警察局太远了，我的人很快就会追上来的。”

一把火在杨立青血管里烧得旺盛，他明白周世农说得是对的。周世农的老窝虽然被端了，但自己刚刚上演的那场劫法场肯定不会被放过，估计现在，周世农手底下那窝狗已经狂吠着追上来了。他过来就已经违反了规定，他不想连累董建昌，所以也没有援兵。他来不及开到警察局，就算开到了，似乎也没有什么保障，更何况后座上还有个生死未卜的杨立仁。杨立青心头的那一把怒火上浇了一瓢子油，他突然觉得绝望，孤家寡人，绝望又无助。

那就这样吧。他忍了五年的戾气在这一刻爆发，作恶就作恶吧，死就死吧，反正也没有什么分别了。

猛得踩了一脚刹车，杨立青把车停了下来。周世农在这一脚急刹车中身子向前一冲，脑袋狠狠撞了一下。鼻血长流地抬起头，他愤恨地盯着杨立青，“你干什么！”

杨立青定定地看了他一会儿，随即从车座底下摸出一把刀，“我活剐了你。”

这话说得轻描淡写，可是恨意森然几乎要肝胆尽裂。周世农听着差点尿了裤子，“你……别这样，别这样……你是警察！”

杨立青没答话，刀刃毫不犹豫地划过了周世农的手腕，“我早就不是了。”

周世农只觉得刀光一闪，随即手腕一阵锐痛，鲜血喷涌而出。可他还没有反应过来，杨立青抬手又是一刀，这一次冲着他的另一只手。只不过杨立青这次把他的手按在了车门上，用尽了力气朝他的手腕剁了下去。刀尖离开他的手腕，杨立青随即把刀尖扎进了周世农的膝盖，手腕一旋，绕着周世农的膝盖骨割了一圈。

周世农当即发出几声惨叫，先前他还抱着半丝希望，可这会儿理智完全失去了。杨立青说要“活剐了他”，原来并不是一个比喻。鼻涕眼泪躺了满脸，他只求他的人能快点赶到，让杨立青尽可能少剐一点。

“周老板先别急着叫唤，”杨立青对着他的脸就是一拳，“我还没做完正事呢。”

刀刃划过周世农的侧脸，最终停留在他的耳根。杨立青手腕一压，刀刃顺着周世农的耳廓就切了下去。周世农姿态扭曲地挣扎着，浑身的肌肉都痉挛起来，杨立青手下丝毫不停，由着性子慢条斯理地切割着他。

就在周世农的声声惨叫中，一辆吉普从侧面冲过来，狠狠地撞上了他们的车。杨立青猛得一晃，扶住门把手才稳住身子。低头盯着周世农笑了笑，他终于把刀尖捅进了周世农的颈动脉。

鲜血喷射出来，溅得车窗、车顶车座和杨立青的衣服上到处都是。杨立青把脸上的血抹干净，“周老板，你的手下动作真慢。”

随后他安详地靠在了座椅上，等待子弹击穿自己的心脏。

就在这个时候，后座上却传来了一声微弱的呻吟。那比子弹更先一步击穿了杨立青的心脏，他猛得回过头，只见杨立仁微微张开嘴，在费力地喘息中挤出他的名字，“立青？”

理智迅速地回了炉——他的大哥还没死，他们必须活着！杨立青猛得拿起手枪，摇开车窗开了几枪，在几声惨叫中，他撞开车门，借着车身的掩护拉开后座门，把杨立仁

护在了自己怀里。

胡乱开了几枪，杨立青扯着他的大哥站起身，猫着腰从车后面绕了过去。

杨立仁似乎是有了几分神志，他甚至睁开了眼睛——虽然杨立青不知道他的视力恢复了多少。拉着杨立仁直起身子，杨立青在他耳边叫了一声“大哥”。

这个称呼似乎在一瞬间唤醒了杨立仁，他挣动着身体，搂住杨立青转了个身。枪声随即响起来，杨立青觉得自己似乎被推了一把，可预期中的疼痛并未到来，而他身前的杨立仁却力不能支地勾着他的脖子，跪了下去。

伸手抹了一把杨立仁的后腰，杨立青只摸到了一手的鲜血。那是他最后的理智了。

杨立青捏了枪柄直起身，有枪口冷森森对着他，可握枪的人一时间竟没敢扣下扳机。杨立青却没有犹豫，一枪打出了他的脑浆。随即他的肩膀像是挨了一拳，血迹蔓延开，他的手里的枪应声落地。肋部一阵剧痛，杨立青摸到了捅进他身体里的匕首。可他全然不管那疼痛，握着刀柄将自己肋部的匕首生生拔了出来。

枪声变得激烈起来，似乎不像是刚刚的人手所能发出的，随后是警笛的响动。

董建昌迈下警车，可眼前的景象让他一时间竟然忘了下命令。杨立青满头满脸的鲜血，根本看不出到底哪里受了伤，他赤红着一双眼睛，把一个人按在地上，挥着把刀砍得血光四射。

杨立青从酒吧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这天杨立华和董建昌回家，于是杨立仁就叫他“出去逛逛”——这是杨立仁自认为慈悲与委婉的赶人方式了。

一个月前，杨立青把杨立仁从医院里接了回来。他半搂半抱地把杨立仁放到车里，他的大哥在他的怀里轻得像一只猫。这个举动引起了瞿恩的强烈反对，他说杨立仁刚在鬼门关里走了一遭，正是需要静养的时候，再加上总有漏网之鱼，还是待在医院更安全。杨立青当时低头说他的确冲动了，心里想你放屁。杨廷鹤曾经说他一根肠子通屁眼，但杨立青现在却学会了敷衍了事了。他想杨立仁岂止是鬼门关走了一遭，根本半条命就已经留在了鬼门关里，杨警官勉强保住了半条命，他的大哥可是再也回不来了。

杨立青自己也挨了两刀，但他运气好，刀刃卡在肋骨中间，没伤及内脏，只是流了半身的血。后来他绑着绷带，一边靠在床上输液，一边听林娥告诉他杨立仁的伤势。林娥体贴他专业知识匮乏，说得一字一顿慢条斯理，生怕他听不明白。她说长期的噪音干扰、睡眠剥夺和过量的药物注射已经彻底摧毁了杨立仁的内分泌系统；他肺部的旧伤一再恶化，暂时的治疗方法是切除肺叶；断裂的肋骨不再保护他的内脏，多处内出血和脾脏破裂让他几乎因为失血而死亡……最要命的是他为杨立青截下那一枪造成的开放性脊髓损伤，如果不出意外，这颗伤及脊柱的子弹会一点一点地麻痹杨立仁的中枢神经，假如他有好运气再活五年，这颗子弹也会在五年内剥夺他对身体的控制权。

杨立仁对于出院这件事毫无意见——或许他是毫无兴趣，杨立青已经分不清了。身体彻底地垮了，似乎灵魂也支离破碎，正是一损俱损。

杨立青靠在吧台喝完了最后一杯酒。这个酒吧以前他和杨立仁常来，当时杨立青还是周世农手底下最得力的助手，杨立仁被开除了警籍，迫不得已被他控制在了手底下。周世农从来没信任过杨立仁，就让他接管了这个常有人谈生意的酒吧，更要紧的事都归了杨立青。有时杨立青夜里办完脏活回来，把杨立仁揪起来按在吧台后头接吻，两个人都蹲着身子，空气里全是酒香和躁动的荷尔蒙。杨立仁看上去有点愤怒又有点羞赧，他说“你别忘了，我是你哥哥”。杨立青没有听清，因为外头山呼海啸，是德国队又进了一个球。那时候他们还是没能消除针锋相对的态度，光阴像是一地的玻璃碴子，零碎又锋利，只是现在想想，那当真都是好时光。

在杨立仁被周世农换着花样折磨的那些日子里，杨立青其实脑子里走马灯一样过了

很多东西。他怀疑了，疑虑得到确认后几乎要放弃了，可杨立仁连个自暴自弃的机会都没有给他——谁叫杨立仁是警察呢？还是个死心塌地的好警察。先前杨立仁猎犬一样的追查他审问他，后来也轮不到他审问了，杨立青的耐性和良心都被消磨殆尽，倒是成全了他大哥的从一而终。

杨立青到家的时候董建昌和杨立华出去买菜，屋子里又只剩下杨立仁一个人。杨立青一眼看到了桌子上的体温计，“还烧着？”

自从切除了脾脏，杨立仁的免疫力就恢复了多病的童年时代，他没能逃过任何一次流感和气候变化，低烧、心悸和咳嗽已经是家常便饭。

杨立仁没回答，他看到杨立青的第一眼就皱了眉，随后更是大摇其头，“又去喝酒去了吧？”

杨立青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杨立仁的身体已经糟糕到了这个地步，却还是一门心思地管他，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发疯的就只有自己一个人。

杨立仁叹了口气，“你早就不是孩子了，应该控制自己。现在我还管得了你，要是以后……”后半句话被杨立仁生生咽了回去。有些东西不挑明还好，挑明了就成了血淋淋的亏欠。他亏欠杨立青太多，现在又是拖累——不过反正也拖累不了几年了，杨立仁想，他的弟弟想要被他拖累，那就随他去吧。

转眼间杨立华已经在敲门了，杨立仁只能匆匆结束了谈话，“算了，你以后少喝点吧。”

杨立青的确不应该喝酒。几个月前他把自己喝成了胃出血，被瞿恩按在医院躺了一段时间，并且和手术后还在昏迷中的杨立仁一起错过了父亲的葬礼。头脑告诉杨立青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可他的意志不再能够支撑——如果没有酒，他恐怕早就疯了。在杨立仁生死不明的时候，瞿恩隔绝了他的消息来源，杨立青没头苍蝇似的只能要酒喝，烂醉如泥的时候又会想起他的大哥，想到他们曾经一起睡过的床，坐在两头写过作业的书桌，那些杨立仁板着脸看过的他挨的打，还有那些疯狂的性爱。有时杨立青觉得自己似乎是越了界，可有什么东西牵着他的鼻子带着他往前走，他不是没有负罪感，只是那时候已经粉身碎骨，再没有什么可忌讳的。直到现在，杨立青回想那时候他对这个大哥的感情，也许无非是物伤其类而已。

杨立华和董建昌买的是饺子皮和肉馅。今天大年三十，晚上得包饺子。杨立仁半靠在沙发上，让杨立青过去帮忙，杨立青才刚不情不愿地挪了屁股，就被杨立华呵斥住了，“哥，”她说，“立青那点本事你还不清楚吗？就让他老老实实待着别添乱了！”

杨立青不满意了，“姐你说什么呢！”

“行了，”杨立仁对着杨立青笑了笑，“你从小就是个少爷，什么时候伺候过别人。”

“那我现在伺候你呗，”杨立青凑得更近，呼吸都扑在杨立仁的耳朵边——其实他什么都不敢做，杨立仁的身体实在太坏了，“想看书吗？”

杨立仁随即闭上眼睛，仰头靠了沙发背，“行。”他的视力没有完全恢复的可能，现在看东西都模模糊糊，盯着久了就得酸胀流泪。

“你想看什么，”杨立青问，“我去给你拿。”

“随便吧，看什么都行。”

杨立青起了身，跑到书房随便看了看。他懒得翻找，直接挑了横放在上头的一本。那是一本回忆录式的小说，叫《鸽子隧道》。书的封面很新，看起来买过之后还没怎么翻过。杨立青翻开第一页，是作者的前言：

“我父亲常去蒙地卡罗赌场狂欢，我大约十五六岁的时候，有一回他决定带我同去。旧赌场旁边是一座运动俱乐部，底下有片俯瞰大海的草坪和射击场。草坪底下是几条平行的小隧道，出口临着海滨，排成一排。隧道是放活鸽用的这些在赌场屋顶孵出，然后



被围捕的鸽子，唯一的任务就是拍着翅膀，沿着黑漆漆的隧道飞向地中海的天空，成为枪靶，让那些饱食一顿午餐，带着猎枪或站或卧等待开枪的狩猎绅士得以大显身手。没被击中或是受轻伤的鸽子，则善尽鸽子的本分，它们回自己的出生地，也就是有同样的陷阱在等待他们的赌场屋顶。”

翻开书页时，一张照片从中滑了出来。杨立青蹲下身子捡起那张照片——那是很多年前的合影，照片中他刚刚考入警校，而杨立仁已经毕业，穿上了制服。照片中的自己在大笑，而杨立仁年龄不大，气派不小，警服笔挺，表情很是严肃。

十年了，过得真和做梦一样——不过要真是做梦，杨立青早就笑醒了。

照片背面是杨立华的字迹：杨立仁，杨立青于公安大学南门门口。杨立青现在才明白，那大概是他的大哥最重要的两样东西了——理想……还有家。到头来，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在很多年以后，杨立青仍然会想到这个春节。饺子馅太淡，但杨立仁咬到了硬币；春晚的小品一点也不好笑，但董建昌抱着杨立华的肩膀笑得花枝乱颤；在炮竹齐鸣的最后一秒，杨立青亲吻了他大哥的嘴唇。

回房间以后杨立青摸出了那张照片，黑暗中他和杨立仁都面目模糊了。屋里一团和气，外头万家灯火，杨立青却蹲下身子，咬着拳头哭了一场。